

文明传承的开放结构及其功能

王赛凤^a, 冷树青^b

(九江学院 a 继续教育学院; b 社会系统学研究所, 江西 九江 332000)

摘要: 文明传承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特有机制。文明传承结构的多元开放性源于作为传承主客体的人的性质和特点的层次性, 构成传承内容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者相互间的递进性、并列性和互通性, 承担传承职能的社会组织的多样性与专业化和成为传承手段的物质技术的根本性。多元开放的文明传承结构的基本功能突出表现为促进文明不断积累和推动文明加速发展。

关键词: 文明传承; 结构与功能; 多元开放; 积累; 加速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448(2009)05-0040-05

文明的传承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特有机制。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所推动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和社会形态的层次更替, 有赖于生生不息的人类生命的世代延续和薪火相传。对文明传承性质和特点的全面深入探讨, 无疑有益于具体深化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遗憾的是, 学术界有关研究十分薄弱, 本文抛砖引玉, 尝试初步概括文明传承的结构与功能。

一 文明传承的多元开放结构

人类文明薪火相传, 并不断地发扬光大, 其根本乃在于存在一个多元开放的传承结构, 无论是传承的主客体, 还是传承的内容抑或是传承的方式手段等, 莫不如此。

(一) 文明传承的主客体: 人

文明传承是后人对前人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中所创造成果的代代相传, 生生不息、世代延续的人是文明传承的主体和客体。对文明传承这一人类发展特殊机制的认识, 首先要求我们深入解剖人的性质和特点。关于人, 马克思主义曾从三个层面深刻剖析其内部结构关系。

1 人的本性

马克思认为, 人的本性就是人的需要。他指出:

“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 (514页) “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 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 (286页) “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2]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所写的导言及在《自然辩证法》中, 进一步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三个层次: 即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无疑, 享受和发展需要主要表现为精神需要^[3]。而且, 物质需要是精神需要的基础, “我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1] (776页)。人的需要既有现实和个体的, 也有理想和整体的。它反映着人对其生存条件的依赖关系, 是人对作为其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客观对象的求取状态, 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根据和存在方式。人的需要的动态发展和无限性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2 人的特性

马克思指出: “一个种的全部特性, 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而人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的和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4] (46页) 人所特有的自觉能动

收稿日期: 2009-06-21 修回日期: 2009-08-29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一五”[2009年]规划项目“文明传承与层进研究”(ZX0903)。

作者简介: 王赛凤(1966-), 女, 江西九江人, 副教授, 从事教育哲学研究; 冷树青(1962-), 男, 江西武宁人, 教授, 博士, 从事社会系统哲学研究。

性是人的需要不断满足和产生的内在条件。这种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既逐步提高人类适应、改变、创造自然或协调与自然关系的能力,同时也在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改造自身,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3 人的本质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60页)“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4](435页)社会性是指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发生的各种关系,人的自觉能动性通过社会关系展开并发展,不存在抽象的人。人的需要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人的需要的满足,也只有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得到实现。而人的社会关系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必然不断变化,由此进一步导致人性的变迁。

这样,一般而言,关于人性,“人的本性是基础,人的特性是核心,而人的本质是外部表现。人类是从自身需要出发,按照生命活动所达到的自由自觉程度,建构一定性质和范围的社会关系”^[5]。从根本上看,需要的满足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和谐,乃在于社会内部形成了一个竞争合作与平等和谐自我完善和发展机制,即在竞争中产生效率(物质文明的发展)、促进平等(权利和机会平等、特别是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平等的发展),并最终在平等中实现和谐(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良好发展)。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竞争的平等史^[6]。换言之,竞争合作与平等和谐机制不断促进着传承主客体素质能力的提高和相互关系的改善。这是多元开放的传承结构产生和发展的主体根源。

(二) 文明传承的基本内容: 三大文明

文明传承的基本内容,一般是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个方面,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结构的多元开放性主要表现为三者之间递进性、并列性和互通性关系的形成。

1 递进性

递进性一般是指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根本作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

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4](78-79页)进而,恩格斯指出:历史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的性的)”^[7](705页)。

因此,物质文明是整个社会实践中一种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文明的实践水平决定和制约着其他一切社会实践的性质、规模和特点。因而三大文明的核心是物质文明。近代以来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不断促进人类社会系统向更高层次进化,推动人类进入科业社会^[8],导致精神文明及其作用日益突出、重要,人类需求得以超越温饱层次,文明发展逐步摆脱物质条件的制约,从具有突出自然条件特色的区域文明,逐步向以人的智力与创造力为主导的全球文明转变,由此也揭开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融合以及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统一的序幕,特别是推动了政治文明的根本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者之间的递进性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系统整体性的特殊性。

2 并列性

并列性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者各自可以相对独立地沿着自身的逻辑发展,三者相互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存在不平衡性和复杂性。恩格斯指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7](704页)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独立发展的逻辑主要源于各自不同的性质和功能。以精神文明为例,精神文明体现为人的精神存在,反映了智慧生命对客观世界的探寻和人生价值的执著。由于精神文明的对象包括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等多个方面,因而既有阶级性的一面,也有非阶级性的一面。精神文明的人文社会科学部分,在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农业社会的“轴心期”首先达到了较高成就,而自然科学则在工业社会以后获得了革命性的变化。自然科学在16世纪中叶开始摆脱宗教和封建专制的束缚,获得独立和自由并建立了实验科学之后,呈现出十分突出的加速度发展态势,一跃成为物质文明以及政治文明的根本推动力量。

3 互通性

互通性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中的每一方面都可以对其他两方面产生影响并由此决定着社会系统的整体面貌。

社会结构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互通性可以从三者相互间的依赖性和制约性两方面认识。这种依赖性和制约性一般表现为: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以它为前提;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智力资源和价值准则,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从而有了保证;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动力源泉,它是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实现过程。由此可见,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者而言,物质文明无疑是第一性的。尽管如此,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对它仍具有能动的制约作用;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系统发展的不同阶段,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者的各自作用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人类文明越是向前发展,物质基础越好,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作用就越重要,三者相互发展、共同促进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结构的整体性也就越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者之间的这种互通性进一步说明了社会系统整体性的不同特点,是一种自我进化的整体性。

总的看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互间的递进性、并列性和互通性是不断发展的,因而,它们的一体化和整体性也是逐步增强的,由此形成了文明传承日益丰富的内容体系和不断增强的价值基础。

(三)文明传承的方式手段:组织与技术

1 文明传承的组织形式及其社会化、专业化发展

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它的传承自然也必须借助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关于文明传承的组织形式,不言而喻,几乎任何社会组织都具有传承文明的作用,但这里所强调的,当然主要是以传承文明作为基本职能的社会组织,如教育与科技文化组织等。

社会组织的分化是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表现,人类文明传承的组织形式为物质生产的发展所不断推动。而就承担传承文明职能的教育与科技文化等社会组织而言,由于其官方性与民间性、专业性与非专业性等的并存,文明传承的组织形式更是呈现出突出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发展的特征。

阶级性是阶级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在文明传承中必然存在鲜明的阶级性。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和西方基督教会对哥白尼“日心说”和维萨留“血液循环论”的扼杀等。但是,阶级性并不是永恒的,随着物质生产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承担文明传承职能的社会组织逐步从宗教中分化出来,社会化与专业化水平日益增强。如中国西周时,学术、教育与宗教、祭祀不分,由负责宗庙祭祀、记事和文书管理的祝、宗、卜、史掌管,民间并无私学。随着东周社会经济、政治的深刻变革,到春秋末年,私学开始兴起。官学垄断的打破和私学的兴起,是文明传承社会化和专业化变革的重大转折。如幼时家境已破落为平民的孔子搜集古代文献,完成了《诗》《书》《乐》和《春秋》的整理、删修;奉行“有教无类”,受教育者不受贫富贵贱的限制,弟子亦多出身微贱,如颜渊、曾参和子路等。

人类进入工业和科业社会以后,由于物质生产的科技化和国际化,科学技术的高度分化与综合,以及整个社会的知识化和信息化,文明传承组织的专业化和国际化日新月异,不断强化着学校在文明传承中的特殊作用,并日益推动大学专业学科的分化与细化,同时也根本上突出了科技文化组织的重要作用。

2 文明传承的技术手段及其多样化发展

文明传承是通过特定的组织形式展开的,同时也是借助具体的技术手段进行的。技术既是文明的内容也是文明传承的手段。由于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为文明传承手段的技术必然呈现出多样化并加速发展的态势。

大体说来,大约 2-2.5 万年前,劳动促进了早期人类突破发出人语生理结构的局限和无法进行复杂思维的制约,产生了语言^[9]。恩格斯曾经指出:“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10]语言有其基本的词语及规则,可以对事物进行分类、抽象、分析、综合及推测等,可以记忆、传送、接收和理解文明成果,它有力地促进了文明的积累与传承。

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扩大,大约 5 000 年前文字应运而生。文字的发明弥补了口头语言传承时空障碍的局限,具有规范、便携和长期保存等优点,所承载的信息也由简单、容易变得复杂、

繁多。文字的产生是文明传承的重大变革,文化积累及宗教成为行业,它使科学、文化和艺术得以产生,造就了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阶层。因此,恩格斯认为,如果说语言的出现使我们的祖先完成了从动物到人类的转变,文字的发明则使人类“由于文字的发展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文明时代”^[17](21页)。

大约 1 500-2 000 年前,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是文明传承手段的又一次重大革命。它不仅降低了成本,使知识得以大规模复制,而且打破了僧侣、权贵等对文化的垄断,促进了知识的普及。恩格斯指出:“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较高级教育的状况。在知识领域中也出现劳动分工了。新出现的法学家把僧侣们从一系列很有势力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11]众所周知,纸和印刷术是西方中世纪封建制度裂变的有力杠杆,直接造就了现代精神发展的历史前提。因此,有学者指出:“在印刷术普及的背后,于中国发端,而后由阿拉伯人移植到欧洲的造纸术的发展,满足了文艺复兴时期所需要的大量纸张。”^[12]“从此,世界信息交换量与过去相比,以几何级数递增。”^[13]

20 世纪初以来,电子技术的产生及其蓬勃发展,则是文明传承技术变革的新的历史性事件。它突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疆界,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多种符号形式,而且由于因特网的出现,具有包容语言、文字、印刷技术等综合优势,信息量大,有力地促进了文明传承即时性、交互性、个人化、大众化和全球性的发展。

二 多元开放文明传承结构的基本功能

由于构成文明传承结构的四个方面,即作为传承主客体的人的性质和特点的层次性,构成传承内容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互间的递进性、并列性和互通性,承担传承职能的社会组织的多样性与专业化和成为传承手段的物质技术的根本性,文明传承结构表现出显著的多元开放性特征,从而具有促进文明不断积累和推动文明加速发展的重要功能。

(一) 促进文明的不断积累

多元开放文明传承结构的根本作用是形成了人类文明世代延续和薪火相传的特有机制,实现了文明的不断积累。这样,每一代人所创造的文明成果

都成为下一代人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历史上文明成果的不断积累,形成了人类文明的日益丰厚的沉积层。有学者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从自身文化积累中索取又不断增加这一文化积累的过程。这种机制使人类的能力不断强化,并得以形成一个不断递进的历史序列。这是人类特有的以社会自然界为标志的生态环境,使人类远胜过其它动物的奥秘所在。”由此,“人类形成了一个独立于自身生命过程之外的文化积累序列,每一个民族、每一代人都不断地为之提供自己的认识成果,致使人类发展条件的优化具有递增性和必然性。”^[14]

有关人类文明的积累,经典作家也有深刻的阐述。例如,关于物质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43页)关于精神生产,恩格斯认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7](703-704页)因此,“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585页)

(二) 推动文明的加速发展

不言而喻,文明的日积月累,不断拓宽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认识与实践的深广度,必然不断推动文明的扬弃创新和加速发展。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比例,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15]此即普赖斯所提出的科学发展的指数规律。赵红洲进一步指出,指数规律不是通史性的,应修正为阶梯指数规律,即指数规律是分历史阶段成立的。处于两个指数区间的“非常时期”,使指数规律遭破坏,但经过“非常时期”后,指数规律会在更高的指数水平上加速发展^[16]。他还进一步论证了技术增长的指数规律问题^[17]。

有关研究概括指出,18 世纪以前,在过去的 1 万年时间里,人类知识以算术级数增长,相对比较缓慢。但是,自 18 世纪以后,特别是在 18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知识以几何级

数迅速增长。尤其是 20 世纪中叶以后,人类社会又进入全方位迅猛扩张、飞速发展的时期。据统计,人类现有的知识总量,有 90% 是近 50 年创造的。它是人类过去 1 万年知识积累总量的 19 倍。据最乐观的估计,1 500 年以前,欧洲每年出版图书 1 000 种;到 20 世纪中叶,每年出版已达 12 万种。也就是说,仅从图书出版速度来看,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年,等于 1 500 年前 100 年的出书量;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全世界每天出书 1 000 种;90 年代又以几倍的数字高于 60 年代。总之,知识生产和创新的速度已到了按指数增长的水平^[18]。

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是如此,政治文明和整个社会的进步无疑亦然。第一次工具制造革命,发生在约 250 万年前,它使人区别于动物,人类从此进入原始文化发展阶段;第二次农业革命,发生在约 1 万年前,它使人类从食物采集者变成食物生产者,人类随后进入农业文明发展阶段;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 200 多年前,它使人类生产方式从手工生产变成机器生产,人类得以进入工业文明发展阶段;第四次知识革命,仅发生在 30 多年前,人类从此跨入科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2]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9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130
 [3] 袁贵仁.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158
 [4]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

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 余金成. 人性界定与人类发展规律(上)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3): 16
 [6] 冷树青. 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系统哲学解读 [D].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08 51- 53
 [7]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8] 刘吉, 金吾伦. 信息化与知识化经济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409- 460
 [9] 张咏华. 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5
 [10]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0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512
 [11]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7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391
 [12] 闵大洪. 传播科技纵横 [M]. 北京: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8 15
 [13] 李素霞. 交往手段革命与交往方式变迁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97
 [14] 余金成. 人性界定与人类发展规律(下)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3): 89
 [15]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621
 [16] 赵红州. 论阶梯指数规律及其微观效应 [J].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984(6): 28
 [17] 赵红州, 唐敬年. 技术增长的指数规律 [J]. 科学研究, 1991(2): 16
 [18] 赵家祥, 李清昆, 李士坤. 历史唯物主义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68
 [19] 何传启. 第二次现代化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110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ivilization Heritage

WANG Sai-feng^a, LENG Shu-qing^b

(School of Furt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Social System Study, Jiujiang College, Jiujiang Jiangxi 332000 China)

Abstract Civilization tradition is the unique mechanism of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e openness of multiple inheritance structure of civilization is originated from the main object of transmission of human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erarchy, constituting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material, spiritual an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the progressive nature of the three inter-tied and interoperability to undertake heritage functions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diversity and specialization, and a material and technical means of transmission of the fundamental. Increasingly opening and pluralistic structure of the basic functions of civilization heritage performance in promoting civilization continue to accumulate and promote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ivilization memory; structure and function; diversity and openness; accumulation; acceleration

(责任编辑 王能昌)